

蒲墨冰尘

长街亭，烟花绽，我挑灯回看，
月如梭，红尘辗，你把琴再叹。
听弦断，只恨别离难，三生阴晴圆缺，一朝悲欢离合，
用我三生烟火，换你一世迷离。

明砚倾国

下
MINGYAN
QINGGUO

蒲墨冰尘◎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明 砚 倾 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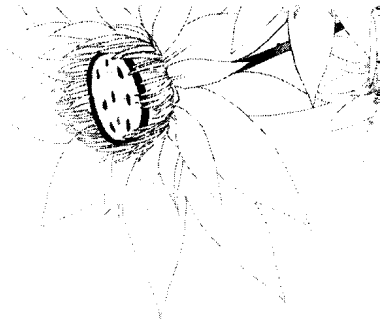
下

MINGYAN
QINGGUO

蒲墨冰尘◎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

MINGYAN
QINGGUO

第十二章 一生一代一双人

景仁二十年，冬过一句，水始冰。

暖云宫外日色爬上半竿，却是冰凝的干冷。

洛明辰低身于宫前，一字不发，只等得宫内的景仁褪去龙袍换上锦纹黄衣方才含着冷气寂然言道：“臣恭请皇上圣安。”

“这礼数，除了漕运出行那一次，也行了小半年了吧。”由着宫婢系上脖颈下的那枚云扣，景仁终踏了锦靴出来，掠一苦笑，“看来朕真是没福气，竟再受不到你的安了。”

“今日早朝，可是决定了？”长睫低垂，洛明辰反无太多隙绪，只寒声以问。

“公祖繁天率众大臣集体弹劾你，朕亦无法。”淡步至她前，景仁稍扬了眉，目掠过对面千禧宫之上的黄色琉璃瓦忽又扯了笑，“你说，你会死吗？”

“可是定下日子了？”娥眉轻抬起，洛明辰抿了唇，并不答他的话，反出口问出自己所惑。她知一切都是定下了，又何必计较那个活着的机会有多大。

“三日后。”拢了眸光，景仁逼上她的眉心，一字一句道。

“倒是快了。”淡扬了丝笑，如一瓣一瓣的桃心，洛明辰继续长睫，无惧无畏，只浅拈了声，于冬日听尤为悦耳，“看来都巴不得我早点死，三日后刑场该是有好多人去看热闹吧。”

“你不怕？”眉梢飞入斜鬓，景仁吸了口冷气，锁着她一动不动，“你不怕死？”

“怕死——就不死了吗？”银牙碎咬，洛明辰忽又狠狠凛出笑来，竟寒了宫外三尺温暖，如晶闪的冰凌折射出最刺目的玄光。

“看来你确是活够了。”暗叹了口气，景仁寂然转了身子回宫。他是越发受不住冷气，附体来的这身子因两次行刺便愈发颓弱，如今竟是怕连寒冬都撑不过了，苏衍炙都知道，想来“景仁”也要去了，生老病死无人能挡，他即便是个皇上，亦没有办法。

“朕曾予你说过几百次，不要和公祖槃天斗，不要和他争势，偏你不听。如今沦落至此，也全是你自作孽罢了。太子让朕将账目分发给朝臣时朕本想阻止，又怕太子有所怀疑才不得不做。朕是想全力助你，却也力不从心，太子有狼心朕亦知道，只是如今朕是陷在了夹缝里进退不得，还望你懂。今日朝堂中众臣竭力想要你死，朕也只是顺应臣心而已。上有公祖槃天相逼，下有安陵历弦相迫，你死，却是走哪步棋都该有的结果。”冷袖掩上唇角吞了冷气，景仁此番话道完竟觉豁然。他从来都是厌她的，然无论死时她替他挨的那一刀还是同为附体苟活，他也只觉唯有她能懂他的话，能慰他的心。

“你既然这般说，我还能再说什么。”素衣由着寒风吹拂，洛明辰淡涵了丝笑，清眸示他，“你做皇帝，我本就是想让你的天下太平。拯生民于水火，解百姓于倒悬，我都做了，算也对得起你，也替娘亲还了血债。如今我死，虽是有憾，却也——值了。”

“再活一次，你我都值了。”眸中尽数腾了雾，景仁紧攥了广袖，背负于她暗哑着，“这三日把你囚禁在溟月宫，那是冷宫，无人打扰，也让你过过最后几天素净日子。三日后……”喉头一哽，景仁突觉心中满满的涩，寂了半晌方又言下，“三日后你就上路了，想来附体来的身子终是靠不得，连半年都没挨过。”

“谢皇上。”躬身福了身子，洛明辰低了声，却也盈了满目悲意。

“旨我已经下了，至少你死时还有清睿王来给你收尸，也好过你们夫妻一场。”奋力甩了袖，景仁留了话音，瞬时隐进云帐后再无踪影，满宫孤清，衬以廊口处的洛明辰只觉凄凉。

淡扬了笑，洛明辰正身，转目于宫外，汉白玉阶凝着清冷，折出一抹阳色恰迎上发髻旁的一支朱簪，如血如缎。

清睿王府。

蔡邑袖间举了圣旨立于正堂之前已有半晌，偏安陵析痕跪于石阶下，迟迟不

接那方铺金隼字的圣旨。

“清睿王？清睿王？”寻了两声，蔡邑终是有所把持不住，方又裘步上前探了身子于他，“这三日府里换白绋白绌吧，楠木棺材也该订了。”

“谢公公关怀。”轻撩了袍摆，靛青常衣配以院间花葵颜色更显清雅，安陵析痕淡勾了丝笑，眸中皆润了明色。

“哎哟，清睿王这是说的什么话，洛荀王妃那是活该，难不成还要连累了清睿王爷？”媚笑喜于眉眼，蔡邑忙下得阶来探上，阖了圣旨递于他挑了眉梢道：“这王妃可以再续，王爷节哀吧。何况洛明辰本就是自作孽，好好的朝路不走，偏要找公祖卿王的茬儿，这不是找死吗。”

大抵是太过高兴，蔡邑竟也不顾身处何地，言笑中皆有幸色，洛明辰死，却是让他足足出了口恶气。

“本王即刻便去棺材铺给我家夫人订口棺材，不是楠木，却是沉香木。”袖口灌以寒风，安陵析痕倒也不怒，睫眸处闪了虚色，瞧着蔡邑愈发笑得清逸，“夫人整日与公祖卿王打交道，倒是惹了一身污臭，如今要死了，本王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也要让她走的干净些，万不要再沾了脏气。劝一句公公也不要去看我家夫人了，不然即便沉香木也除不了她身上的脏臭了。”

一句话说的不浓不淡恰是正好，惹得旁身丫鬟皆掩了唇角作笑，却也臊得蔡邑面色霎时青了一片，好不尴尬。须发由着寒风拂起，蔡邑立于风口只觉满身的颤，气得指尖亦是发抖，却也无从发泄，只能干瞪了眼，于这一方清睿王府吃这哑巴亏！

“清睿王说的是，说的是，老身告辞，告辞……”寂然转身，蔡邑一声落下，竟惊了枝头的寒雀，簌簌扑腾了翅膀展翅而起，唯余满府的干冷与冰寂，掺着一分悲凉。

“备轿，去皇宫。”安陵析痕乍然出口，眸光涣成寒色，比池中的冰更冷。

“王爷用完晚膳再去也不晚……”暮儿浅福了身子，本想软声相阻，却不想一句尚未道完，便被安陵析痕厉声斥下。

“夫人若是死了，你们谁也活不成！”音入池中砸下一圈圈的波纹，安陵析痕奋力甩下袍摆即是大踏步向府外走去，此一次，尚连他都是怕了……

溟月宫，一弯明月透过窗叶铺射下几条银白色的明辉，时已戌时，那月色恰对上宫中正中央的三层金砖，层层均是轻轻点点的白，并不刺目，反有些暖意，

甚以月色落上金砖时的声音皆能于潇清的宫中荡起波波涟漪。

门环叩响，覆以三声，冷榻上的洛明辰方起了身子袭至案前掌了灯，斑驳朱门吱呀响起时寒树枝上的夜莺忽地一声飞了别的地方，抖落的羽毛惊碎了一地的月光。

“洛荀王妃。”

步至中宫屏风前时，身子尚未闪出半个来，便忽听一声清脆声起，竟是惊了洛明辰一记，想不起此时竟还有他们来看她。

“易津王，王妃。”轻启了宫门，洛明辰抬目相视，恰见得易津离与东方伊雪立于宫前，两人各披了风氅，红白相配，夫妻之态明然。眸光偏右，借以月光相观，东方伊雪只停于易津离左侧，微有颓弱，然气色却是红润，听东方簌冷道她本就是药罐子，如今看来，她在易津离那，着实过得不错。

“圣旨至府时正巧伊雪在，本王回府晚，酉时才办完了朝事，入府时月色都薄了一层了。”音有哽，却见易津离硬扯了一丝笑，眉眼弯若皎月，方又言下，“伊雪说想来看看你，我们……”

“谢王爷王妃关心。”眉心平展，洛明辰沉目迎上，断然截了声。心底只觉伊雪二字于他口中吐出，甚不是滋味。

“我来是想对洛荀王妃说……”抽身上前，东方伊雪眼见得洛明辰变了寒色，忙娇喘出声，“为父犯下的罪行实当该死，甚以灭我东方全族都是该的。伊雪并不恨，现时唯有感激着，感激洛荀王妃能饶我一命，并允我嫁了易津王，伊雪实不敢再恨再怨。此次来，便是想与洛荀王妃诉清，王爷并不欠我东方一族什么，姑姑那边，我会尽力劝慰，不敢再让姑姑有所怨怼。洛荀王妃是好人，伊雪知道，如今这般……”

“王妃言重了。”由着那方音哽，洛明辰淡稳了呼吸，随而启口，依是寒声，“救你的是易津王，非我。你大可恨我怨我气我恼我，更可为你东方一族报仇，我随时恭候。王妃只一句话说的全对，便是我洛明辰谁也不欠。东方一族之事早已过去，我不想再提，王妃若是惦念，随时可来找我，洛明辰奉陪到底。只是，尚还有两日可以奉陪，王妃要记得清楚，不然以后来了，这世上也再无洛明辰一人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杏眸流转，东方伊雪直直被她一番话哽住喉，再吐不出话来。

“洛荀王妃说笑了，伊雪即是这般说了，怎又会洛荀王妃有所怨恨。”华袍由着寒风拂起，易津离眉梢浅弯，唇际忽也淡笑，是以抚下彼此的尴尬，“我与

伊雪本就是想来看看洛荀王妃，并无他意，还望洛荀王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”

“谢王爷王妃关怀。”生生自嘴角扯出半分笑意，洛明辰寒面霎时化成暖色，是作回礼。寒风拂上鬓角，抖了一身的凉，然她却久久立在宫口不动半分。即死之人，一切于她来说皆是过眼云烟，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朝中纷争甚以真情实意皆于她无关了，再不相干的事情，又何必伪装。

“去宫里禀了皇上方才能来此处看洛荀王妃两眼，这两日保重。”月色盈眸，易津离终紧了面色，凝着洛明辰看，只觉心里某处很痛，痛的自己徐徐漫开浓浓的色，驱之不去。袖笼中握了拳，易津离再说不出一字，似乎一切皆不能言出自己心中所感，是淡淡的苦，掺着呛喉的酸。

“会的。”唇角淡一笑，洛明辰弯了眉眼，如苏砚卿初时对易津离的笑，一分真，三分羞，六分纯澈。然那一笑，竟又惊的易津离滞于那处动不得半分，因那双眸子太像，她笑时那双眉眼竟与苏砚卿如此像！

“若是无事，易津王与王妃就回吧。宫中不便，就不往里请了。”微以颌首，洛明辰下了逐客令，声音是又恢复冷色。

“呃……好，好。那本王就与伊雪回去了，洛荀王妃这两日珍重。”执袖作礼，待重立了身子易津离便握着东方伊雪的指尖转身而回，漫天的繁星作缀，只衬得宫口的洛明辰满身的孤清。

转身阖了门闩，洛明辰无力地倚在朱门后寂寂地发颤。再世重生又怎样，便是看尽了他与她的郎情妾意也喊不出半分。不如一死，死一次时嘴角尚留了笑，那此一次呢，留下的，是泪吗？还是无穷无尽的淡漠，是硬生生逼着自己以泪化笑的心……

上林苑东灌以玉带是为棠玉水廊，其依园东围而建，概为一沿墙半廊，水廊又连会景楼，临九龙曲池，涧壑隐现，流水澎湃，乃天上人间之景。

沿以棠玉水廊前行，于西部尽头之处涌一得月楼，两面临水，取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之意。

正厅绮藻堂，珠帘挽上明月，银光乍泄，朦朦胧胧。

“父皇。”淡躬了身子，是安陵析痕于他少有的的一次作礼。

“起了吧。”案前拈得杯盏，蒙顶甘露茶香顿时扑鼻，景仁轻嗅了嗅，方又言道，“可是等不及了，大晚上的就赶来朕此处。”

“儿臣……”眉心浅有褶皱，竹叶纺青朝服于月光下尤为清雅，安陵析痕顿

了顿，是又言下，“皇上可否饶她不死。”

“呵……少见得六子求人，怎么这一死，就让你全慌了呢。”淡品了一口茶香，景仁微眯了目，睨上他的眉眼，“朕既然下了旨，怎是说变就变。依六子看，朕改旨意的几率有几成大？”

“敢问父皇她犯的是哪一样死罪？”腰间玉佩叮咚，安陵析痕忽扬了眸，唇齿离合道。

“污蔑朝中众臣，假作证据，目无王法，哪一样不是死罪。”瓷盏放于案角，景仁屏了气，面色骤紧。

“父皇可是有意让洛荀王妃死？”眸中化清，安陵析痕稍淡了口气，直言问。

“这是说的什么话，朕怎会有意让她死，何况她是朕的皇媳，于公于私朕都舍不得要她命。”寂然起了身子，景仁淡步袭至他前，叹了口气，方又视他轻语，“朕知道你想救她，只是她离死期还有两日，你拿什么救她？”

“污蔑朝中众臣，假作证据，目无王法，此三可阖成一，便是公祖繁天的账本子。”唇角陡了一丝笑，于月光中煞为清冽。安陵析痕微正了身子，长睫凝了露，是一派明然之相。

“言浊手里的那部账目是公祖繁天特意给她准备的，所有人都明眼看得出来，偏她是个犟脾气，果真是自作孽了。”负手踱步，景仁寻着月影来回转了几趟，方又一叹，“她心善。”

“父皇可看得出来？”微一笑，然心中却百转了千次，安陵析痕凝着月下披了满身银辉的景仁，只觉哪一处诡异。或以，自那一次进宫给他与楚纤纤行礼时，他便瞧得怪，如今他能如此知解洛明辰，更是让他心中又多了一分疑虑。

“第五言浊死得很惨，公祖繁天是捏定了洛荀王妃作为女人心软之理。”锦靴前迈，安陵析痕靠了景仁，只三步距，方又轻道：“父皇既然知道是公祖繁天陷害，为何不能救您的皇媳。”

“你如此在意她？”略以转身，景仁挑了眉梢看向安陵析痕，窗外皎月竟比烛火还要亮上三分，“洛明辰何德何能，能让六皇子如此做。”

“不过是因——夫妻一场。”微以低额，安陵析痕拈了话音于他。景仁不就是寻着那四字给他下的圣旨吗？他便再将此四字予他，又何尝不好。

“如若能让公祖繁天心服口服，她自能得救。”

暗哑声起，景仁亦是颓累。冷袖捏额，忽也叹了口气，苍劲悲凉。月色正浓，

不知溟月宫是否也可赏到如此佳美之景……

翌日午中，日色染出一分薄薄的暖。

太子东宫。

内室翠帐抖动，掺着暖风吹下，众宫婢皆端了玉盆瓷盏立于云帐前，屏声相观翠帘前来回踱步的安陵历弦。

不多时，自云帐后探出太医，额上已出了薄薄一层细汗，然面色却是红润，身子尚未完全自云帐后抽出，唇角已是扬了笑，以作喜色。

“恭喜太子，太子妃有喜了。”

“胡太医此话当真？”锦服稍颤，安陵历弦忽缩了瞳孔问向太医，言语间皆是抖。

“千真万确，太子妃是喜脉！”重重福了身子，太医方又抬眸于他，慈颜善目笑道：“待老夫给太子妃开些保胎药，太子便可去禀了皇上，我大箴后继有人了，真是天佑我朝啊！”

“好，好，多谢太医。”瞳孔涣了喜色，安陵历弦执了锦袖以示作礼，音未歇时便又转眸吩咐宫人道，“去，去给父皇禀一声，说东宫有喜了。”

“恭喜太子爷，贺喜太子爷，奴才这就去。”身前公公打了揖，脸上笑得肉都堆到了一处，然那份喜庆劲谁看着都觉高兴。

“瑾儿，瑾儿……”撩了袍摆踏进内室，安陵历弦一把握上榻间颜蔚瑾的玉腕，唇际扬笑于她，“给我好好休息，想吃什么，想要什么吩咐给宫人就是，千万别委屈了自己。你怀的可是我大箴的血脉！”

“太子，瞧你说的，瑾儿才没有那么娇气。”颜蔚瑾染了笑，面色羞如桃花，竟比窗外阳色刺目。音落，颜蔚瑾忙又看向安陵历弦笑道，“瑾儿定好好照顾这个孩子，放心吧太子。”

“是，是，好瑾儿，好瑾儿。”原还为洛明辰闹心的安陵历弦此时眼中只有一个颜蔚瑾，待音落不觉一把拥了她入怀，软声慰着，“瑾儿是我的功臣，是我大箴的功臣。”

“太子……”心中乍然一暖，颜蔚瑾轻吐了声，只觉那个怀抱宽实沉厚，身子复又向里靠了靠，玉指于他胸前画了圈，方又淡淡勾出笑来，暖声哽咽道，“瑾儿有了孩子，太子再也不要想她了好吗？还有一日，太子再不要念她了，好吗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怀中一抖，安陵历弦只觉那一处温热，似有泪流，浸湿了自己半

个前胸。单臂撑起，安陵历弦细细凝着怀中人儿看，喉头忽是一哽，眸光掠上她的云髻，终又软声，“好，好……她在我这处，死了，死了……”

“太子。”樱唇半抿，颜蔚瑾轻抬了娥眉，眸光瞬时流转了几分水雾，“太子答应瑾儿，不去救她。”

“傻瑾儿，我心里只有你和孩子，再无其他了。”目光锁上她的眉心，安陵历弦吞了寒气，然吐出时字句全数化了暖。他却是要将她忘了，亲手将她推至死神之前，他与她，早已相忘江湖，再无瓜葛。

“傻丫头。”轻抚了她眉下的泪痕，安陵历弦终又回神过来，淡以笑，如春风滤过，“给我顾好自己，顾好孩子。”

“太子……”身子猛然一抖，颜蔚瑾一时听得怔愣，竟是不敢相信他的言语，方知那女人定是要死在他的心里了。

“我要立这个孩子为未来的太子。”安陵历弦复又将她的手裹进掌心攥着，终一笑，眸光滑了温暖，“放心吧，我心里自此以后只有你与孩子二人，再无其他。”

“谢太子，谢太子……”眼泪终是忍不住滚落，滴进胸前似绽放的妖娆海棠，滴滴皆是相思，是刻骨铭心的爱意……

清睿王府，曲尺环廊处，凿一冬暖阁。

“王爷又走神了。”袍袖淡卷，陆翰予凝着棋案侧的安陵析痕只浅一笑，方又扬了声，“一局棋顿了四回，王爷可还想再继续？”

“唔……”轻滞了声，安陵析痕终收了神，方又淡笑，“不下了，陪我喝杯茶吧。”

“早说嘛，看着王爷心思就不在棋上。”浅一笑，陆翰予随端了茶盏近唇，眉梢挑向，“还在想那女人？”

“在四皇子那处待了半月，我府上的事情你怎么还摸得这么清楚。”清眸迎上，安陵析痕稍扬了唇角，浅淡以对。

“就因为摸得清楚，才在他那儿住了小半月啊。”一盏枫露茶饮去半口，陆翰予愈发笑得没了规矩，“乱世之秋，实在是不敢来，不敢啊。”

“你真真是个聪明人。”冷袖抚过香茗，安陵析痕噙了茶沫子，摇了盖钟浅笑，“四皇子最近可好？”

“就是天下大乱，他那儿也太平得很。”冷抖了一片残枝落叶，陆翰予轻探了身子，方清润于他，“男伶都成堆了，夜夜笙歌，欢声笑语，连我差些都溺进去。”

“哦，这么说我的管家还未失身？”缱绻睫眸，安陵析痕淡抬了眸，扬笑道：“四

皇子觊觎少傅的美色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这般让他欲罢不能，他可还能饶你？”

“自风口浪尖全身而退不也是本事吗？”浅酌了半盏温茶，陆翰予呼出了半口冷气，展目于窗外终又浅笑言下，“天冷了，心也跟着冷了。万事不上心，也就不伤心了。”

“管家的言外之意是……”轻放了杯盏，安陵析痕扫了一眼目下的棋局，复又淡勾了唇角，“你说这一方棋，如何走才最快。”

“两人一起走总好过单刀匹马的打打杀杀吧。”陆翰予亦低了目，眸盈暖意挑了眉梢，“那女人不过是想杀死公祖繁天，有什么错。”

“你知道我不能出手。”

“不出手不代表什么都不做。”凝目相视，陆翰予淡正了身子是少有的正经，“那女人死与不死，就要看太子救不救她。与其这般被动，不如想些计策。”

“管家言之有理。”安陵析痕迎着冷风展目，清谨于他，“管家可有好主意？”

“王爷不是已经有主意了吗，还拿我这个不经世的管家寻开心。”忙上前探了身子，陆翰予笑得怪异，然终是眉清目朗，“第五言浊的账本子，有一份不是在王爷这儿吗？为何昨晚不交给皇上？”

“管家以为呢？”

“还不是在等太子。”浅拈了一枚芙蓉酥入口，陆翰予敛了笑意，淡示于他，“王爷有几成把握那太子会救王妃？”

“那就得看太子对我家夫人有多少爱慕之情了。”他略一笑，眸光尽扫黑白棋盘，心内屏下一息，淡吸下一口凉气复又浅道：“本王一成把握也没有。”

“呵……敢情你们走的棋才是步步惊心呐。”虚目迎上，陆翰予心下百转千回，虽有笑，却终也有所顾忌，忙又添言，“准备何时拿出来，万一皇上觉得王爷的那个账本子也是假的呢，到那时可是老天爷都救不了她了。更何况，那边的主子是不让王爷帮她的。”

“本王不帮她，即便帮，自也不是本王出面。”眸一抬，安陵析痕唇角溢了笑，却是极冷，“本王等这一日，也是让夫人等这一日。万事既然做了，便要有所获，如今夫人要死，本王便是要让她明白，太子究是对她怎么个喜欢法。”寒风旋起，门窗俱摇。然安陵析痕却是紧攥了袍袖，眸光皆是清冽，“父皇不想让她死，只要账本子拿出来，她就死不了。”

“话说，这皇上何时心疼起她来了？”核桃仁儿于嘴里嚼得嘎嘎作响，陆翰

予终又恢复慵懒相，眉梢上挑道：“那女人果然不简单，连皇上都被她收买了。”

“那女人——可爱得很。”雕窗外夕阳渐下，安陵析痕轻一笑，如梨子新月。

“倒是。只要不死怎么都好，哪怕戴罪立功呢，公祖繁天就必死无疑了。”续了暖茶，陆翰予复又浅扬了唇角，然音落却又是另一番味道，“不过那女人若真出来了，王爷可做好准备才是，毕竟青州数百将士的命是被我们索了去，她若知道了是绝不会依你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淡遣了笑，安陵析痕转眸看向窗外一抹松柏苍色，终又浅言，“她终究要恨我，早些晚些又有何妨。”

清风灌下，寥落了满院的衰红减翠，唯吹不散他眸中的痛，似隔了千百世的痴缠，却终也是抓不起得不到的情爱。银钩醉过，他将满腹相思寄予，却不知，无奈更甚，离愁更多……

溟月宫，皎月清辉，院落间寂寂有冷风呜咽，空气皆是干冽。寒树枝头停了一只老鸱，苍目凝着院落青砖石瓦，白月如练，铺设下的光隔了淡淡的山河。那老鸱只于光秃秃的枝干间不住地悲鸣，似唱着一首曲子，寂寥邈远。

寒风裹下一分离意，方见宫门吱呀开启，隐着百年的陈旧厚重，唯那一股子悲凉愈发沁骨。

“皇上。”洛明辰淡躬了身子，指离了门环，恰对上他一身明灿灿的龙袍，锦红袖口之上亦有绣龙作腾飞之状。

“明日……”眸闪清色，景仁忽觉喉头一哽，实说不下那一字，寂了半日方又一笑，哑声道：“明日午时我就不送你了，今晚再来看你最后一眼。”

“谢皇上。”微一颌首，洛明辰面上并无太多颜色，一身素衣却是寒酸了他满身的明熠之气。

“要不……陪朕喝两杯？”相识两世，他第一次同她如此讲话，竟让洛明辰心底忽地一暖，暖在他景仁抑或苏衍炙还会同自己有商量的时候。

院间枯树，一方石桌，摆以一对石凳，不宽不窄，是为相对。

“一年了，自附体至现在，你嫁了荀攸怀，嫁了安陵析痕，甚以入朝堂做一品，可有什么憾事？”清酒自壶内斜下半盏，景仁含了口冷气，微一笑，“说说看，包括我吗？”不是朕，亦不是王，是我，是景仁与她之间才会有的一字。

“无憾事。”举盏轻摇，正于空中皎月相映。洛明辰清了瞳孔，视着盏中杏花酒映下的自己，唇角不觉扬了一丝笑来，“能再活一次，便是值了。这一年，日

日都是捡来的，哪儿还有遗憾，全是庆幸罢了。”

“你没说实话。”锦袖浅拈起酒盏，景仁忽一笑，眉眼皆弯，呼出的寒气却在眸中升腾，“这一年，该日日是憾。”

“非也。”一口杏花酒吞下，洛明辰晚上长睫，凝着月色下的景仁却也迷离了目光，“你的天下，我洛明辰对得起。你的皇宫，我洛明辰亦对得起，甚以你的儿子，我一样对得起。我无愧，便无憾。只有……”

一语成半，因剩下的一半直直哽住了嗓子，涩得洛明辰张不开口。

“我对不起你。”抖一苦笑，景仁锁上她的眉心，寒气却也因着那句话换了暖，“你的孩子，却是我与楚纤纤害死的。”

“本不该来这世上的，那孩子是个祸害。”清酒一仰而尽，洛明辰只觉心底某一处狠狠作痛，痛得自己鲜血淋漓。眸中存了雾气，偏她又扯出一丝笑来，煞是寒冽。

“唉。是是非非，早该断了的。”颤指将酒壶中的杏花汾酿倒进酒盏中，景仁惶然叹了一口气，竟惊了枝头的寒莺，“景仁这身子也快不行了，我每晚必要咳，有几次还咳出血来。想来你走了，我即要去追你了。”

“本是该早就入了地府的人，早就断了。”哑笑连连，洛明辰凝着他鬓旁的白发，嗓间忽又徐徐漫开了涩，“我在地府等着你，等着你……”

“这天下不是我苏衍炙的，也不是你苏砚卿的，没有那么多对得起对不起，只要好好活着，便是对得起我们自己。”月色偏东，子时已过，风更冷。然音落之时，洛明辰惶然一寂，只觉那句话于他口中吐出尤为刺耳，甚以刺进自己心里久久作疼。他景仁从未干过一件良善之事，亦从未有过佳美之语，然此一句，却是说进了自己心坎里，想要对得起自己，便是——好好活着。

“如此说来，我还是对不起自己了。”洛明辰终勾了苦笑，眸中清化浊，浊又化清，“对得起所有人，偏偏对不起我自己……还是你景仁好啊，对不起众人，却实实对得起自己了……”

“柳汐辞我想放了。”冷月无声，景仁并未接上她的话音，却是能听得出她言语间的嘲讽之意。兀自转了话，他方又看向她，作一笑，隐着虚情，“如果你死了，我就把她放了。她欠我一条命，你替你娘亲还了，我便赦她无罪。”

“还需我谢你吗？”一欠一，洛明辰自是明白。然终该无言，如此相问却是敞开胸怀来让彼此再无忌恨罢了。

“哈哈……你说呢，谢吧，即死之人还能怎般谢。”仰首大笑，景仁果真被她逗乐了，酒盏于掌中晃了一晃，方又一仰而下，袍袖抹了唇角残留的酒汁道：“你若真想谢我就在阎王爷那给我苏衍炙多说说好话，别让我入十八层地狱就行啦。哈哈……”

寒风扫过一石冷案，唯清不尽酒中的笑与泪，因那里藏了前世今生，恩恩怨怨。

景仁二十年，冬，十一月十一。

清睿王府已悬满了白绫素幡，灯火遥寂，自昨日铺点之时长安百姓便集于茶楼商肆处窃窃私语，言语中皆有哀婉，实为可惜了洛明辰这一为民请命的忠良子臣。

“王爷，全数皆已收拾妥当，何时出行？”暮儿于堂外轻禀了声，此一时日色淡薄，晨曦尚未全露。

“再等等。”室内安陵析痕由着宫婢伺候着了朝服，指端复抚上宽袖系上云扣，不经心应着门外的暮儿。

“王爷第一次上早朝，该是早些。更何况午时斩首王妃，王爷更该……”话吐半句暮儿忙噤了口，她知话说至此处已是多了。

“朝事皆有别人打理，去早了自也无用。”扬声间安陵析痕轻启了房门，低眉看向石阶下的暮儿，忽也一笑，“你自己进屋睡个回笼觉尚也可以。”

“王爷……”一股气犯上嗓间只觉得闷，暮儿实在看不清面前的王爷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，晨风寒冽，顿了半晌她方是狠狠咽下一口气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暮儿忧心王爷被外面人说成负心汉没良心，岂不坏了名声。今日朝有关于王妃的重事要宣，王爷这早朝还是早去些吧，暮儿伺候着，可睡不着！”

“这天……”音未歇时，安陵析痕竟毫不在意她的怒火，只仰眸揽下漫天星光虚了口气淡道：“天色尚早，本王打算——寅时再去。”

“寅时？”眉心蹙起，暮儿忙抬目凝着他，眸中皆是昏乱，“王爷是要拈着点进那方宣政殿了？！”

“是你操之过急了。”单袖负后，安陵析痕回了神迎上她的深目，方又是一笑，“你猜九个卿王们，谁去的最早？”

“这……”轻禀了半息，暮儿竟是愈发揣摩不懂，稍滞了音方又言下，“公祖槃天吧。”

“那谁会去的最晚？”轻斜了半处身子，室中光亮打了暮儿的脸，竟是凝重

得厉害。

“会是谁？”眉心蹙下，她竟是真真与他玩不起心计。

“易津离。”他淡一笑，眉清目秀中夹着疏朗。

“为何？”

“洛明辰是个忠臣，众人皆能看得出来。若是她死，这朝中必要长了污秽气，则正减邪增，如此我大笪气数也要尽了。今日朝中要宣午时有关事宜，去得早的人是急不可耐，是想要看洛明辰的笑话，更是那个费尽心思害她的人。殊不知，去得早也是一种炫耀，炫耀自己的位尊显赫，更是炫耀自己于这大笪的地位，在皇上眼里的地位——永远是第一位，是朝臣之首。公祖繁天便是此一人。而去得晚的人，恰是与公祖繁天唱了反调，是惜洛明辰，惜那方朝堂，更惜天下。谁人不知公祖繁天早已丧尽天良，若唯一想置公祖繁天于死地的洛明辰殁了，这天下，岂不尽数入了他公祖繁天囊中。如此，唯死了亲生兄弟的第五言清与易津离去得晚，然最晚者，便是公然要对抗公祖繁天的那一个。”稍一低眉对上她的视线，安陵析痕遂一瞥，即是散至他处，“德容皇后乃易津离亲姑姑，即这大笪天下暗里也该有易津王一半的。公祖繁天狼子野心早已昭然若揭，今日朝堂，谁早去，便是要反，谁晚去，便是要正，拿个正派亲王位来对公祖繁天的小人儿得志，方才一对一，刚刚好。”

“那王爷为何如此晚？”话是听得明白，只暮儿依是眉心浓蹙，凝着他不动半分。

“因为本王……”展袖露出了一截腕子，安陵析痕淡一低目，凝着袖间冷扣忽也浅笑，低沉道：“同易津王有话要讲。”

丛星退去，红日隐隐而现，于东方折射出浅浅白白的金光。寅时过半，玄武门。

众臣皆于钟楼前等着宣政殿公公一声上朝，钟楼与玄武门不过几十丈远，却似隔了几百里，只因中间尽数悬了白绫，层层叠叠，似望不到头。此为景仁的意思，祭奠王妃，只四字便似一个个深坑砸进朝臣心中。想来那女人着实不简单，连死都要与皇帝丧数一般，能于这方皇宫挂得一幅半绫，却是连元老重臣都不曾有的礼待。

“易津王，可是巧了？”下了锦轿，随接上易津离的清雅身影，安陵析痕淡以笑，复又言声，“幸好还不晚。”

“好巧。”眼神示意轿夫停于原处，易津离方正目于他，清浅莞尔，如出水墨

莲，“清睿王可也是刚到？”

“故所谓巧嘛。”含笑应下，安陵析痕反又进一层，稍探了身子于他，“可否借一步说话。”

“这……”眉心一惊，易津离实也不知他欲作何言，转眸看了看钟楼前的数丈白绉灵幡，方又正身浅笑，“好。”

“王爷怎也来得如此晚啊？”撩了袍摆随即举步，易津离遣眉于他，冬日的风全数裹了寒冽干燥之气，吸来纳去，却于他口中吐出，化了三分暖。

“晚吗，不是还未上朝吗？”晨露盈眸，安陵析痕单手负后，浅笑于他，“洛荀王妃就要死了，易津王怎么看？”

“清睿王这是——”眸光略滞，易津离凝着他，却也看得满目谨敏之色，心下稍安，方又清润扬了唇角，“若是假话，便真真是死有余辜，敢和公祖槃天斗，岂不是找死吗？”

“哦？那真呢。”轻呼出一口气来，安陵析痕挑了眉梢，明润续问。

“真话，却是——惋惜了。”展目于宫都上的晨钟，旋耳处依充斥着风噪声响，易津离似无所闻，终又言道：“公祖槃天结党营私，卖官鬻爵，欺上瞒下，排挤忠良，真真是污了我笪朝的干净天下。”

“易津王好是看得清。”言随而落，安陵析痕恰眯了目，看向远处的白幡绫缎，“正所谓墨入清池，一滴皆废，公祖槃天走的这步棋，无非如此。”

“嗯……狼子野心，谁都看得清楚。”淡正了身子，易津离随而出声，亦是清谨，“王妃斩首，带来的后果绝非那么简单。殊不知，此是增进了公祖槃天做恶事的气焰，日后更要无法无天了。”

“易津王可否想做些什么？”耳听得那方叹了口气，安陵析痕遂顿了顿步子，凝眉于他，“公祖槃天若是窃权罔力，心迹俱恶，易津王可依？”

“不依。”

“若是媚主弄权，勾结祸乱，易津王可依？”

“不依。”

“若是动摇宗祏，图害忠良，易津王可依？”

“不依！”

“若是贪婪之性疾入膏肓，愚鄙之心顽于铁石，易津王可依？”

“当然——”狠狠咬碎一口寒风，易津离直锁他的眉目，字字决绝，“不依！”

“那本王说，公祖繁天要索我这大笪天下，易津王如何？”唇际掠了淡笑，却分明隐着清寒，安陵析痕直撞他眸中的深邃，“依得还是依不得。”

“你……”眉心渐蹙，易津离终是醒神，似被当头一棒敲了全数明白，滞了半晌，终又言下，“公祖侯若是敢谋朝篡位，我必不依。”

“公祖侯一定会！”唇际上扬半分，安陵析痕轻慰一笑，却是极冷，“公祖繁膝下只一独子，却连弱冠年龄都未活过，公祖暮死时公祖繁天便有了反心。如今九卿王位一死一伤一叛国一颓废五为庸才，易津王果真能眼睁睁看得下去吗？”

“清睿王想怎般做？”乍抬了目，直逼对方，易津离重了话音，凝重问下。

“救了洛荀王妃，可挡恶臣离朝叛国，公祖繁天——必败。”

音落，忽听得龙尾道前蔡邑扬声，手持的圣旨亦是明艳夺目，隐着寒冽。承天门后御道之尾乍现笪朝仪仗，宫奴左右据，裙摆侧绣缀玛瑙青石，执四围锦玉华扇。团扇龙伞之下，一尊华鸾雕刻一朝帝王之气！

“上——朝——”

声灌玄武门，唯余冬风之音。
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正一品卿王妃洛明辰私改账目，诬害大笪卿王权贵，有违名德皓贞，恭言慎行之德行，依大笪律例处斩立决。钦此。

已时有三。

洛明辰自皇宫由着官兵一路押解至刑场时，周围百姓皆退了数丈列于两侧，让出的路不远不近，恰是让百姓们看得见洛明辰的模样，风鬟雾鬓，清水芙蓉，虽有一分寒气，然更多却是大家闺秀含带的端丽与静婉，如松生空谷，霞映澄塘，月射寒江，是淡眉如秋水，玉肌伴轻风之态。打眼瞧上，竟不由引得众人歔歔称赞。

双手反绑，洛明辰跪于刑台正中央，此一时，日色不黄不白，晕染出浅浅的光，并不刺目，甚以映出的身影皆有些迷离之色。

松钗挽上，洛明辰迎风展目，恰看见主台上坐着安陵历弦，辅侧公祖繁天，两人面色并无异样，甚是相衬。心下莞尔，终化成唇角一笑，洛明辰直直凝着安陵历弦的眉心，那一笑夹带了太多不知名的情愫，有逼迫，有悲惋，有无惧，然更多，却是嘲讽，她给他的嘲讽！

日色偏中，离执刑尚还有半个时辰。

“怎么看你一点儿都不急的？”围观百姓之中恰有一抹亮色，清脆声起，却见陆翰予淡紧了袖口，转眸看向一旁的安陵析痕，“半个时辰，王爷这时辰算的